

故里 洋芋片里的乡愁

□ 朱金贤

某天,我的脑海里突然蹦出一个奇怪的问题:阳光有没有味道?

万物沐浴阳光生长,能为食物者颇多,入口有千般滋味,但谁也说不清,那是阳光的味道,还是食物本身的味道。让我想到这个问题的,不是窗外明媚的阳光,而是妻子手中的土豆片。

离开大山很多年后,我仍然惦记着洋芋片的味道,像刻在味蕾里的记忆,难以被时间冲淡。城里的人叫它土豆片,包装在真空袋子里,有麻辣味、黄瓜味、海苔味……有人在街头摆个小摊,就着炉火炸洋芋片,那些酥脆金黄的洋芋片放在盆里,撒上辣椒面蘸匀,即刻香味四溢。闲暇时,厨房里也会飘着洋芋的香味,那是我们把新鲜的洋芋切成小片,放在沸油里炸。

这种再平常不过的食物,往往极易被人忽视。毕竟匆匆忙忙的人间,有了口福的人哪有闲心去追问一块洋芋片的来龙去脉。可我总觉得,城里的洋芋片缺少点什么。多年来,我一直尝试找到缺失的部分。我一边吃着母亲晒干后炸脆的洋芋片,一边品尝城里的土豆片,确实感到味道有细微的差别,可是说不清差别在哪里。妻子总说我矫情,她从未亲身体验过母亲晒洋芋片的苦累和喜悦,自然无法品味其中的滋味。

在老家,洋芋是大山的馈赠。每年挖了洋芋,母亲总会找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晒洋芋片。洋芋片要在一天内晒干,如果遇到下雨或半阴不晴的天,洋芋片就容易发黑,味道也会受影响。我在山村的那些年,晒洋芋片从未遇到阴雨天气,还以为母亲有通天的本事,能够掌控阳光。多年后才渐渐明白,庄稼人的眼睛就是最好的天气预报器。

晒洋芋片那天,母亲天不亮就起床。她把灶上的大铁锅装满水,抱来一堆柴,在灶洞里生着火。又将洋芋洗干净,用刮子去皮后,切成薄片放在水里泡着。天微亮后,水也烧开了。母亲把洋芋片倒入锅里,便打发父亲拿着刷把去屋顶清扫石板。老家住的是石板房,那一块块平整的石板仿佛是天生为晒洋芋片准备的。但山村风大,尘土飞扬,石板总有灰,要清扫好几遍,才能打理出一片干净的天地。

我们在木柴燃烧的噼啪声中起来,被洋芋的香味勾到灶房。洋芋片已煮熟,母亲将它们捞起来放在筛子里沥干水分,而后,晒洋芋片就成了我们姐弟三人的活计。

大姐把筛子端到屋顶,我们把洋芋片拿出来,一片片铺在干净的石板上。有时,我们会偷偷塞一片在嘴里,淡淡的香味从嘴里流进心里。阳光极好,有鸟儿从低空飞过,仿佛在吟唱。有轻轻的风,炊烟在屋顶上盘旋一会,才慢慢飘远。洋芋的香味、柴火的味道,让山村的早晨多了一些期待,阳光照在每个人溢满笑容的脸上。

我离开山村后,母亲仍保持晒洋芋片的习惯,即使是在生病难以劳作的日子里,她也顶着病痛和父亲一起晒洋芋片。她每年都会专程来城里一趟,送洋芋片给我。我曾经责怪她,为了一点洋芋片费时又费力,实在没有必要。她每次总是笑着点点头。可来年秋天,洋芋片还是会被准时送到我手里。

透过母亲被岁月摧残的双手,我渐渐明白城里的土豆片缺少了什么。流水线的生产,注定是机械而没有情感的,而母亲的洋芋片,融入了阳光的味道、柴火的味道,最重要的是爱的味道。

市井

“秋天是个收获的季节”,这是自古以来常被人挂在嘴边的话。

两河口收秋的信息并不是从两河口传出的,而是从洞子场传出的。

两河口离洞子场十里路。洞子场不大,可热闹了。两条大山梁子之间,有一块巴掌那么大的地,三四十里地界就一个乡场,它没法不热闹。卖衣服的、卖布的、卖刀的、卖牲口的……人来人往,隔着一条河就是两条老街子,逢三六九赶场,那真是一个热闹。当一条街的箩筐、木架、扫帚横七竖八地摆着,看农具的、买农具的、卖农具的都挤在一起的时候,十里八村的人都知道,收秋就要开始了。

赶洞子场买卖农具,那可比赶过年场差不了多少。大家都去,大家都在洞子场那农具一条街上午忙活。你打镰刀我买箩筐,你抬拌桶我挑木架,你喊五块我还四块,人们来来往往,全是忙收秋的事。出了东街口,就是牛屎坡了。你往牛屎坡望去,排成长龙的全是扛着农具的,像蚂蚁搬家一样忙着朝各自家的方向甩开步子走。

两河口的收秋来了。

收秋就是个忙活的时节。春种夏管,就盼望着秋天能有一个好的收成。一家娃儿老小齐上阵,总盼着收个屋满仓满。

收秋

□ 周天红

川南两河口这地方,收秋是有着上千年历史的传统,也就是说,那是有固定程序的,乱不得套。若是乱了套,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粮食生了芽发了秧,那就一年到头都白忙活了。收秋先收黄豆,拿工具打下去,豆荚子啪啪直响,那是世间最美妙的音乐了。阳光下,一粒粒黄豆欢呼雀跃般跳出来,闪着黄灿灿的光,那是乐在人心上的。收了黄豆,再收苞谷。家家户户的门前,都挂着好几大竹竿苞谷棒子,屋里屋外,晒坝院边,全是苞谷,黄澄澄的,乐得人掉口水呢。看着大筐小筐的苞谷,心里想着,再喂上几头猪,修楼房的钱有了,娃儿的学费也有了,能不乐上一把吗?

收黄豆和苞谷,都赶不上打谷子热闹。打谷子是大场面,响动几湾几坳十里八村。天还刚打麻子眼儿呢,东边湾头扑通一声响,开镰打谷子了。西边村口上,哗的一声响,动静大着呢,一把稻穗子打下去,拌桶里一转眼就起了一层谷子。还有村口正对着的马大田里,十几个大汉,分成两帮人马,正进行打谷子比赛。只听见谷子在拌桶里哗哗响的声音,大家都顾不上擦汗,两眼被汗泡着,就是要分个高下呢。两挑谷子比赛完,大家总算松了口气,“哈哈”一场大笑后,随口就来一阵山歌:“天上乌云地上黑,秋收抢收慢不得;湾头湾脑打一箩,累得哥哥动不得。三月种来七月收,一对鸚哥过正沟;鸚哥就盼收成

好,来年与妹度春秋。”山歌顺着那稻浪随风摇摆着,撩人呀。吼几声,打几把谷子,再忙再累,一场收秋都过得安逸,忙得舒服了。

收秋还是件考验人缘的事。收秋不是一场独角戏,一个人是唱不下来的。

那年,隔壁三娃子就不信这个邪,不听婆娘、娃儿的劝,硬要一个人单干一季收秋。开头几天还不错,黄豆、苞谷都是一个人收回家的,到打谷子就不行了。他每天领着婆娘、娃儿有工无日、阴一天阳一天地打谷子,人越打越疲,越来越干不动了,但田里的谷子还有一大半呢。天气一阴,气温就偏低,再加上接连几天的小雨,眼看着谷子就要在田里生秧了。最后还是一个村子的人帮着他把谷子收回家的。那个晚上,三娃子喝了酒,说,以后再不单干了,就给大伙儿联起手来,年年整个好收成。整得一屋子的人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。

收秋不等人,想单干可不行。这可是我老家那个村子上百年的教训。收秋就是一件开心的事,就是一件热闹的事,就是一件展示勤劳与智慧的事,何必要单干呢?

一场收成一个秋,一个季节一场戏。收秋,就收获了希望与未来。村里人说,日子再苦,一把谷子打下去,收了秋,还能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?

但愿我们能天天收秋。

看云听松 摄



迟来的汇款

□ 侯海霞

他的父亲在电话里说,明天打款过来。可是过了好几天,他的账户里仍没有钱。他开始焦躁不安,甚至有些恼怒了。

其实家并不远,从学校出发,坐四十分钟的公交车就可以到达,可他并不想回家。自从六岁失去母亲,那个塞满废品、阴暗逼仄的家,对于他来说成了一个符号。

他的父亲是农民,田地被集体租赁建厂后,骑着三轮车收起了废品。儿时,他觉得好玩,常坐在三轮车里跟着父亲去收废品。一个断了臂的机器人,一本没了封面的人小书都会让他开心很久。可自从小伙伴带着鄙夷的神情,取笑他是父亲收废品收来的后,他就再也没跟父亲出去过,甚至下意识地疏远父亲。

十岁那年,他在操场上玩耍时,突然听见校园外有人高喊他的名字。逆着光,他揉了揉眼才看清——瘦小、黧黑的父亲紧贴在栅栏上,手里举着一本书,冲他高兴地摇晃。同学们纷纷投来好奇的目光。他慌了神,像受惊的兔子拔腿跑回了教室。

那天,他磨蹭到很晚才回家。等在门口的父亲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,把书塞给他,转身去了厨房。那是一本九成新的

《十万个为什么》,父亲收废品时捡到的,想着儿子会喜欢,特地留下的。得到了心心念念的书,他却高兴不起来,抱着书呆呆地站着。那本书很沉,沉得他几乎要使出全身的力气才抱得住。

那天,父亲并没责怪他,只是从此再没去过学校。

时光如水,转眼他已是一名大一学生,穿上白T恤、牛仔裤,英姿飒爽。最近他有了女朋友,花销陡增,手头拮据,便想着各种借口找父亲要钱。父亲每次都会迅速地把钱打到他的卡上,而这次,他失望了。

前些天,他和女友逛街时,一双新款运动鞋擦亮了女友的眼。她满怀期待地看着他,而他捏了捏空瘪的口袋,红了脸。女友失望地扔下他,转身走了。第二天,他打电话给女友,女友没接,他慌了,寻去她的学校,她还是不理他。这是初恋,他怎会轻易放弃。买鞋哄女友开心,是他想到的唯一办法,可是打电话给父亲,却一直打不通。

父亲用的是老人机,四年了,油漆脱落,磕碰得变了形,还时常没有信号。他劝父亲换成智能手机,接打电话信号好,微信转账也方便。父亲却怎么

也舍不得换:“手机还能用呢,换掉可惜了。”每次给他汇款,父亲还是不厌其烦地跑银行。

他不想再等下去,匆匆回了家。院门上挂着一把锁,父亲不在家。

“孩子,你咋回来了,你爸去医院了……”邻居大妈好心告诉他。“医院?”他问。他的心猛地一紧,怀疑自己听错了。大妈解释道:“你爸被车撞了,住院好几天了……”他的脑子里轰的一声响,乱成一团。

悬着一颗心,他奔去医院。在走廊尽头,他看到了一个瘦小、佝偻、缓缓移动的背影。那人上半身几乎趴在拐杖上,右腿打着石膏,向前方斜伸出去,像个巨大的感叹号。他一点点艰难地向前蹭,每一步都摇摇晃晃,看得让人心惊。

“你怎么下床了?做完手术才两天,快回去躺着……”一位护士见了责备道。“儿子读书急用钱,我要去下银行……”那人小心地解释着,沙哑的嗓音里透露出焦急和不安。

他的心一酸,眼里泛起一片水雾。“爸……”他呼唤一声,快步跑上前去,挽起了父亲的胳膊……

后来,他删除了女友的电话。那笔迟来的汇款,他拿去给父亲买了新手机。